
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滿衣

亭亭

去秋十月九日上慕道課後第五週，我跟童利孝老師談到生為中國人，實在有困難從敬天、感恩父母，轉到感謝天父！心想「祂」是誰？在哪？真有神的存在？還是世人自創用來訓勉啟導的？要不然世間怎有不盡的非義苦難？為什麼有些基督徒信德雖堅，行德缺善呢？就因我沒信仰，所以不懂、不會、也不願隨便開口禱告。

當晚九點，思忖著大不了就學早年跟家母到廟裏拜天公尊菩薩一樣，轉敬天主不就成了？但還是覺得牽強奇怪，因為這是宗教不是民俗。就在那刻，腦海兩回閃出課堂上老師說靈修的「靈」字，莫名其妙地，突然沒來由地放聲痛哭，久久不能已。這完全不是出自於我的主觀內心或客觀外在，因其受到有形或無形的牽引而感動的大哭。

接著體認、感知滿滿的，有如排山倒海、風起雲湧，分不出明暗，無聲無形、前所未有的，廣邈無際、永無止境，深遠濃極、毋求無憂，完整萬全、超乎想像、無法形容的聖祥大愛，籠罩住我，打入靈魂最深處，剎那間，我脫口而出「感謝天父」！我會說出禱告了。隨後有一種不知哪來、超乎尋常的無比力量，並也體會耶穌扛十字架大架於廣眾之狀。該狀有如後來初見的痛苦四端圖像，而我之前只看過一般的耶穌釘於十字架像。接著十點許，慕道班金潤姐打電話來談請代母一事，我跟她講剛剛發生的情景，她說「這是聖神的感動」；「什麼？」「這就是聖父、聖子及聖神三位一體的聖神在妳心中動工。真好，沒想到妳這麼快就有體會了！」她說。我平日飲食起居正常，怎會這般？以往「靈」和「天主」是抽象的名詞，如今雖然照樣說不清楚，但卻感覺具體又真實了！

接著十一月五日有幸應邀去聖母軍輔助團員大會。別人在望彌撒，我在望天窗。領聖體禮時，我雙手交叉請神父祝福完畢坐回末排，聽到後排聖詠團員和前台唱著聖歌「為了愛，祂來到世界上，……」，不知不覺地潸然淚下，一時止不住，只好趴臉嗚咽。當天在家中唸玫瑰經代禱時，天主經是聲淚俱下、上氣不接下氣唸完的。隔晚玫瑰經唸到痛苦四端，沒預警地又撲簌揮淚結束。週三榮福，我心雖誠敬，但想到一串有五端，每端十遍，共得唸上五十遍，頗感吃力。豈知正認為第四端有點不可思議當兒，禁不住又涕泗縱橫。即便如此感受深刻，六堂「認識基督」課仍令我如坐針氈，難以接受。故於十二月十二日決定到洛杉磯主教座堂走走。等四下無人，我上前端詳大十字架上的受難基督，才一觸主腳即嚎啕大哭，不得不返位緩氣。

門徒中的多默是一個不見不信、眼見為信的人。而我，是一個因天主先來找我、愛我，才認識祂、相信祂，後又慣以理性分析，常跨一步退回半步，來回猶豫、徘徊、停滯的人。儘管如此，仁慈的天主總是耐心地寬憫我、啟發我。今年復活節領過聖洗，饗宴歸家已近子時，快到門口，抬頭望天，一輪圓月耀守靜夜，感覺七個月來尋主道路圓滿達成，滿心平安喜樂！

我將懷念與班友分享聖言和在餐廳闊論的時光，或是彌撒中去教室做聖言分享前，教友的溫暖擊手，符班長帶我們參加盛大的主教座堂甄選禮，或是感人肺腑的懇禱禮，復活前夕以及最令期待的燭光禮，人歡欣鼓舞、主輝榮恩的聖洗禮。永誌不忘慕道班全體師長、賈神父、朱執事、代母秀雲、金潤、銘義、月英、蘇闊、吉寧、美華、寧意、方蕙、芬蘭、培宜和前輩教友姊妹弟兄們的無私付出。最後，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兩個兒子，若不是他們兩年來一再地曉以大義催促我去認識主，怎會有今天「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滿衣」(唐代詩人于良史「春山夜月」)的美好心境？水月於我是活水聖心，花香對我為聖言聖意。暢潔聖心，馥豐聖言，我心嚮往，我靈歸往！